



心晴坊
女性心理

卿云歌

QING
YUN
GE

天爱
著

魏晋乱世，天下纷争。
谁才是真正怀有卿云之志者？

一生珍重，一生善待。
如眼前浩然明月，如远方细水繁花，如我爱你，永无绝期。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卿云歌

天爱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卿云歌 / 天爱著. --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
2015
ISBN 978-7-5399-8720-0

I. ①卿… II. ①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19555号

书 名 卿云歌

作 者 天爱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

选题策划 石 颖 唐 婷

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

文字编辑 唐 婷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10×1000毫米 1/16

字 数 250千字

印 张 18

版 次 2015年12月第1版,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8720-0

定 价 28.0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

目录

楔子.....001

壹 长安卷.....009

陌上初熏，忽遇倾城色。谁的莲灯，可渡我今生？

贰 平阳卷.....061

雪落寒秋，初涉平阳城。一品莳花，乱世风流地。

叁 江左卷.....107

一梦黄粱，四海俱枯朽。朱砂似血，宫阙深九重。

肆 云中卷.....140

逆风行云，海上埋蛟龙。日升月恒，凤起紫宵中。

目
录

伍 王朝卷.....180

钧天一舞，为君整容妆。九华而上，长策履至尊。

陆 山河卷.....221

岁月悠然，草木衬朱颜。天下缟素，山河从此逝。

番外壹.....264

指尖光电，倾血祭苍天。长歌笑颜，却为和人妍？

番外贰.....273

世事浮沉，问情是何物。语者夜话，道此生无尽。

楔子



零·前生

“我们约定十年如何？十年后，天下所属、必见分晓。”

“好，十年。”

“切记，帝王之术……不可告诉任何人。”

“谨诺。”

一·碧落神使

是日，惊蛰。

碧落山的使者来到沐家的时候，沐宸刚把水桶从井里拉上来。粗糙的麻绳勒得掌心生疼，她吃力地把水桶放在水井沿上，稍喘几口气，清润洁净的小脸泛起微红。

今年初春异常寒冷，南方境内时晴时雨，连着数日阴雨，今日好不容易，终于露了晴。此际恰是正午时分，池子里的冰化开了，水面晃悠悠地泛着点白光，碧波摇曳、万物复苏。

沐宸搓了搓涨红的小手，朝手上哈了几口热气，随即拎起有她半个身子大小的水桶，往后院的厢房走去。

东方突然一个惊雷炸响，沐宸吓得小手一抖，整桶水毫无预兆地倾翻，湿了鞋子衣物，也掀起了地上的尘泥。

她抬头看去，天空湛蓝，景物如旧，没有滚滚的黑云或者凛冽的冷风，好似刚才那雷声只是自己的幻听。而事后回想起来，她这一生所有多端的造化、不期的命数，都始于这一声惊雷。

“哎哟我说小娘子，你好好的玩什么水！看把这地面脏的！”管事刘婆尖锐的声音响起来，不一会儿已经走到沐宸面前，“都搬到后院住了，还不安生，想着是要让老爷把你们赶出沐家不成？还真当自己是沐家小主子了！”

沐宸拾起地上的水桶，虽是小小年纪，语气中却已透着漠然于世的清冷，“娘亲病了，我给她打水。”她说罢转过身，走向水井边。

她将木桶往进水中掬去，但是力气不够，好几次，木桶总在水面上浮着。好不容易才勉强打了半桶水上来，沐宸气喘，面上红晕更甚，无言地双手拎了木桶在身旁，快步走向屋去。

身后刘婆又喊了一句：“别忘了一会儿过来把地上的水擦干净，夫人见了可要生气！”

沐宸脚下一滞，面色如常，却已在不经意间，狠狠咬住了下唇。

只是一瞬，她挺直了脊背，继续往前走。

刘婆所说的夫人，并不是娘亲；而小主子，也只是下人们对她讽刺的指称。她，沐宸，虽说是沐家长女，但记事起，就未有过一天欢喜的日子。沐柏恩专宠正妻窦氏，而她

的娘亲尹氏出生伶人，生下自己和妹妹沐允枝后，再无得到过丈夫的分毫怜恤。

几个月前窦氏的女儿沐笙夺了允枝的布娃娃，被允枝抓伤之后却在沐柏恩面前反咬一口，自此母女三人被迫迁出屋子，只能住在供下人居住的后院里。

寒冬刚过，尹氏就病了，允枝年幼，只好由沐宸照顾她们。

竟是到了连下人都可随意欺凌的地步么……究竟怎样才能摆脱这样的境遇？沐宸不由得又锁紧了眉头。

曾听娘亲说，好日子也是有过的，在窦氏嫁来之前，她们一家人其实是过得极为幸福的。

但是沐宸想不起来，丁点儿也想不起来。

思虑过重，未听到前面传来趾高气扬的脚步声，待走近那人，已然相距不远。来人正是沐家三女郎沐笙，她二话不说，一脚踢翻了沐宸手里的木桶。

沐宸下意识握紧桶把，着力一偏，木桶脱手的时候硬生生把沐宸的手扯破了皮。沐宸“嘶”了一声，抬头看见沐笙神气活现地看着她。

“原来你今天没长眼啊！看到我怎么不跑了？”

沐笙着粉衣，梳双环，雪白的狐毛斗篷披在身上，怎么看都是粉雕玉琢的一个小人儿，但沐宸觉得那笑容分明带着和窦氏一样的尖酸与冷厉，看着十分厌恶。

刘婆一看到沐笙便迎上去，“我的小祖宗，夫人交代了，出门必须煨个炉子，你这么出来万一冻着了可不是要我的命！”

沐笙笑吟吟地说道：“刘婆，回去记得告诉我娘，姓尹的贱人和沐允枝那小贱人被我用两个耳刮子，连话都不敢说了。”说话的时候，得意扬扬地看着沐宸。

沐宸闻言，不动声色，只弯腰捡起了木桶欲往前走，当作看不见她。

沐笙有些诧异，道：“怎么，成哑巴了？你平时不是很喜欢和我斗嘴么？”

沐宸没什么表情，却不料在走过沐笙身边的时候，猛地一转身，一手狠狠地朝她脸上甩了上去！

“啪”的一声响，刘婆甚至都没反应过来，沐笙还来不及感觉到疼，紧接着又是一个巴掌打在另一边脸颊。

待刘婆吓得跑上来，而沐笙也嘴一张准备哭的时候，沐宸抬起木桶，使劲往沐笙脸上扣了下去！她借力，把沐笙翻倒在地。

等到刘婆把沐宸扯开，沐笙已经哭得歇斯底里，拿下木桶一看，头发散乱，满脸泪痕。她大声尖叫，以往每次在口舌上争不过沐宸的时候，她便希望看到母亲过来把她们母女狠狠羞辱。而她怎么也料不到的是，那个贱人生的小贱种竟然敢动手打她！

沐宸一番动手后，也略显狼狈，但她只站起身整了整裙摆、站直身子，便似什么都没发生过，冷哼道：“有其母必有其女，我当是代你父亲教训你，沐家怎么说也是江左世家，你满嘴污秽，实在有辱门风。”

她说的是“你父亲”，在沐宸眼里，晋室重臣沐柏恩，从来就不是自己的父亲。她面上冷静，实则心中也是害怕的：以往口舌之利也就罢了，这回竟然真的动手打了她，可想而知会是什么后果。

在沐笙的大喊大叫下，管家果然就来了。

沐笙一脸的鼻涕，指着沐宸哭嚷道：“管家，快！快叫人来！她打我！她竟然敢打我！”

沐宸沉默地看着管家，整个沐家，似乎也只有这个老管家是明理的，从未给过自己任

何不快。但这一次，他怕是也要指责自己了吧。

而出人意外的，管家只是看着沐笙叹了口气。

那眼神中的无奈，就好似以往看着沐宸一般。

沐宸看懂了，但是沐笙没有，刘婆也没有，她们一个继续大哭大闹，一个继续添油加醋。

而沐宸，此刻十分期待管家会说些什么，因为从他那古怪的眼神来看，一定是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

但管家也只是对沐笙说道：“小娘子，老爷夫人叫您马上去前厅，一刻也不能耽误。”

沐笙不依，道：“去什么前厅！我这个样子能去前厅！你去把爹娘叫过来！”

刘婆也向管家道：“小娘子说什么，你照做就是！”

“你懂什么！”管家一改往日的态度，严肃着脸，道，“小娘子，请马上跟老仆过去。”

这下沐笙被向来和蔼的管家吓到了，低低问道：“是不是先生又向爹爹告我状了？”

管家叹口气道：“您跟老奴来就是了。”

刘婆似乎也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示意沐笙不要再闹，拉着他跟管家身后去了。

沐宸微微眯起眼睛，心想，沐家定是有大事发生了。但是她此刻来不及关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急匆匆打了水，回去照顾娘亲。

沐家正言堂，沐柏恩锁眉坐在桌旁，而窦氏早已哭得帕子都湿透了。

这般天光晴好的日子，沐家的人实在无法相信，一只深青色的鸾鸟正在前厅里来回踱步，仿佛焦急地等待着什么。

这片土地上曾有过无数关于鸾鸟的传说，但是当它真正出现的时候，他们又不敢相信了。

这便是在传说中存在了千百年的碧落神使。

沐宸曾经无意间看到过书房里的沙盘，自八王之乱后，五胡四起，又经永嘉之乱，中原十室九空。而今洛阳沦陷、长安被占，晋室凋敝，只能偏居江左建康。

淮河以北，是秦国与燕国对峙，而往西至尽头，是隔绝了天地的横绝山脉，西临黄泉河，北接溟海，高耸的山峰冲入云端。在汉人看来，横绝山脉就是整个天地洪荒的尽头。

那是从未有人逾越过的禁地，也不会有人想到山的后面是什么。而人们对于神灵的最高信仰与期待，也止于碧落山——横绝山脉中最高的那座山名为碧落，传说其峰直达云端仙境，长年有仙人居住。

而有仙人居住的地方，就有帝王之术。

书中记载的是，碧落山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就会有神使降临人世，选能者前往碧落山学习帝王之术。后如遇乱世纷争，必有贤者从山顶下来，匡扶乱世、拨乱反正。

而越到后世，那所谓的贤者越发不多见了。最近的那位，出现在五百多年前，就是他扶持秦王一统中原，建立起了空前强大的秦室王朝。始皇帝权操天下、独尊四海，可惜霸业并不长久。

看来帝王之术也是难以长治久安的——沐宸这般想着。

五百余年间，大小纷争无数，碧落山再未有人下来，古老的传说淹没在瀚如烟海的史书里，连最最上了年纪的长者，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人们只知道，上了碧落山的人，便

是从这人世间消失、去不复返了。

谁也不会想到，在这个晋室王朝岌岌将倾的时候，被人们遗忘了数百年的传说竟然复活了。而那碧落神使竟然就是一只世间罕见的鸾鸟，此刻，它看到沐笙吸着鼻涕从帘子后面哭哭啼啼出来，即刻张了张巨大的翅膀，冲至沐笙面前，似是在细细闻她身上的味道。

沐笙一惊未平，一惊又起，尖叫着想要推开鸾鸟，却怎么也摆不脱，吓得直喊爹娘。

窦氏忍不住开始哭天抢地喊：“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！我的笙儿，就要被带到那死人都不肯去的地方了！苍天啊！苍天啊！笙儿到娘亲这里来，我们哪都不去，哪都不去……”

沐笙不明所以，看着窦氏哭泣，只是越发伤心，哇哇大哭起来。

沐柏恩看着这一对母女，也红了眼圈，看着桌上那鸾鸟来时衔着的布帛，上面的字迹还清晰可见：

河不出图，洛不出书，

微彼斯人，越天巢枕。

沐家有女，是训是行，

青鸾为驾，格于碧落。

沐柏恩长叹一口气，看着年方六岁的稚女，道：“笙儿，爹爹委实不愿，可朝廷都已经知道消息了，说了定是要我们沐家的女儿，这可，这可如何是好啊……”

“老爷！”窦氏突然一声叫唤，双眼如锥子般锐利起来，“沐家的女儿，可不只笙儿啊！”

沐柏恩一怔，“你是说……”

窦氏狠狠道：“就是后院里那两个！”

沐柏恩想了想道：“管家，去把……去把宸儿叫来。”

这般一说，四下仆人皆是一喜，唯独年迈的管家，面露痛色。

他记得五年前，尹氏还未完全失势，那会儿自己的女儿刚刚远嫁出去，往日里只能凭着只信鸽往来。却不料有一日，那些个富贵郎君玩射箭，抓了信鸽就要下锅。他有苦难言，却是沐宸见那鸽子可怜，步子都走不稳当的年纪，硬是跑下轿子，要回了白鸽还给他。她当时怎么说来着？“万物皆有灵性，他们这样做，就是不对。管家莫要伤心，宸儿把小鸽子要回来了，我们回家找大夫给它看病。”

那年沐宸方才四岁，见谁都是亲善，怎料世事无常，那般善良的心性，竟会教人遗忘。这五年间，她一天比一天沉稳练达，却早已不是当日那个温和爱笑的小娘子。一念及此，管家心中唏嘘不已。

窦氏见他还站在原地，怒道：“还不快去！”

他无声地揩了揩眼角，低低应了，朝后院小跑而去。

二·还我未生

沐家后院的简陋矮房中，尹氏卧病在床，看着床边静静守着她的一双女儿，温柔笑道：“等娘亲这次病好了，就带你们去南瑶，那是娘亲的家乡，是这世上最美的地方。”

沐宸面露喜色，道：“永远离开这里吗？”

尹氏微笑道：“只要你们喜欢。娘亲想要你们过快活些的日子，回到南瑶，娘亲就

去做皮影戏。虽然中原人觉得那是下等活计，但南瑶国的人不这么看，那小人偶儿有趣得很，你们定会喜欢。南瑶民风也不似这般，你们的外公外婆做的是玉器生意，家底也算殷实，看到你们会很高兴的。”

沐允枝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傻问道：“那……再也见不到……爹爹了吗？”年幼如她，不及姐姐成熟，总还是期盼着有爹爹的疼爱。

尹氏目光一滞，虽未说话，沐宸却已然明了。十年夫妻，其实娘亲对沐柏恩根本放不下以往的情分，若不然，她的眼神怎会如此萧条悲戚。要不是为了她们姐妹，母亲即便是过得再辛苦，断不愿离开沐家的。

沐允枝见娘亲这般，忙煞了口，转而说道：“娘亲，对不起，允枝以后再也不提爹爹了。”

尹氏摸摸她的脑袋，道：“不碍事的，娘不生气。”

沐宸道：“允枝，去了南瑶国我们就和娘亲一起玩皮影，姐姐会陪着你，春日放风筝、冬日堆雪人……”

沐宸这般说着，心中却在盘算着北方的那几个国家，南瑶……即便遭逢乱世，若真有这个国家，也该有所耳闻啊，但竟是从未听说过的，莫不是……娘亲糊涂了？

管家就是在这个时候敲门的。

“宸小娘子，老爷请您去前厅。”

沐宸抓着沐允枝的手骤然握紧，允枝一惊，轻轻叫了一声。

尹氏的目光中透着担忧，叮嘱道：“宸儿，是不是又惹你爹爹不高兴了？”

“我又何时让他高兴过。”沐宸话说得直，说完却后悔了，这不是白白给娘亲添堵吗？忙道，“娘亲别担心，宸儿一直乖乖的没有惹事，我去去就回。”

尹氏点点头道：“说话仔细着些，可别莽撞了。”

“女儿知道。”

拉开门，见到管家面有难色，沐宸便知自己有麻烦了，她定了定心神，道：“我们走吧。”

老管家一想到尹氏当年为人温婉贤淑，待下人们最是和善，忍不住道：“也不是很急，小娘子……再陪夫人说说话吧。”

沐宸心思何样的细密，怎会不知管家这话是何意，心中顿时一跳，竟是从未有过这般捉摸不定的恐惧。

“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“老爷……老爷希望您代替三女郎去碧落山。”

话音刚落，身后的门被打开，允枝小小的身体从门里挤出来，又转过去把门关上。

“姐姐，娘亲说她有些不放心，叫我来跟姐姐说，事儿完了早些回来。”

知道刚才的话没有被她们听见，沐宸心下稍稍放心，道：“允枝乖，姐姐有话跟你说。”

她拉着允枝走到一旁，低低嘱咐几句。

言罢，对管家道：“我们走吧。”

沐宸才走近正言堂，便听到里面传来一声奇异的嘶鸣，随即，一道青色的身影从里面冲出来，直至沐宸面前。

嘶鸣再起，如缕不觉。

沐宸惊异地看着这只青色鸾鸟，不由得伸出手去，小心翼翼地抚上它的脖颈，轻声问

道：“你是……鸾？”

那鸟儿竟似听得懂人话，欢欢喜喜地点头了，又就着她的手亲昵地蹭了蹭。

紧随鸾鸟身后的，是沐柏恩和窦氏、沐笙，以及一众仆人。

沐柏恩见那鸾鸟对沐宸和善，心下便放松了些，道：“朝廷传令下来，你……宸儿你就，随这鸾鸟一道去吧。”

沐宸骤然心惊，可……何来权利反驳？

她的心一点点冷下去，抬头看着他们，清冷冷的目光，就这么一个一个看过去。

真好，人都到齐了，都来赶她走了，这个人世，最终只留给她、也只能留给她一个寡爱多恨、冷暖无常的印象。而那唯一的一丝暖、心头最后的牵挂……还在无人问津的后院之中。

沐宸看着沐柏恩，定定道：“照顾好娘亲和妹妹，十年之内，我一定回来。”

她说得平淡却坚定，让沐柏恩听来，竟似有那么几分荡气回肠的味道。而这九岁稚龄的小小身影，穿着洗得发白的布衣，就那么静静地与青鸟站在一起，更是成了留在脑海中怎么也抹除不去的影子。

就是这一瞬间，沐柏恩对这个许久未见的女儿突然生出了惭愧与内疚，低低道：“宸儿，想要什么就说，想要什么……爹爹都给你。”

沐宸看了他许久，突然笑了，笑得开怀却讽刺，“什么都给？那你听好了，我要的是——”她突然收敛了笑容，冷静的面容近乎肃然，一字一顿道，“还我未生时。”

沐柏恩的脸上顿时血色尽失，脚步近乎不稳。

这个女孩刚才说什么？还我未生？这个儿女，我的女儿，最想要的，竟然是从未来到这个人世？

窦氏愤然道：“混账东西！出言不逊！竟然敢这么跟老爷说话！”

她此言一出，最先有反应的竟是那青鸟。它气势汹汹地冲过去，巨大的羽翼高高举起，险些将窦氏掀翻在地，吓得窦氏脸色发白，再也不敢说话。

一旁的沐笙又哇哇大哭起来。

沐柏恩头一次觉得这哭声异常地恼人，怒道：“闭嘴！就知道哭！一身污水，成何体统！”

竟是沐宸开口劝解道：“爹爹不要责怪笙儿了，我之前远远就看到她从书房里出来，手里还拿着卷纸，定是在用功念字。想来是路滑，不小心摔着罢了。”

沐笙刚要说话，被窦氏强行制止了。

沐柏恩看着沐宸，心中起伏不定。

两相对比，才骤然发觉这个女儿的好。

只是一切太过突然，什么都来不及思量。

窦氏心知自己捡了天大的便宜，又碍于青鸟在侧，赔笑道：“笙儿以前不懂事，你别跟她计较，过去的就过去了。”

沐宸莞尔一笑，低低道：“笙歌只争旦夕，而宸光何止千年，我岂会与她一般见识！”

言罢，窦氏脸色顿时变得极为难看。

这时候沐允枝突然跑过来，一把抱住沐宸，“姐姐，姐姐不要走，不要扔下允枝！”

“允枝乖，姐姐会回来的，”她回抱住这个弱小的妹妹，眼神却是看着沐柏恩，“不

要让她们再受一点点伤害，若不然……”

若不然……沐宸自己都不知道如何，只紧紧抱住怀中的小人儿，紧紧的。

最终，还是将允枝一把推开。

无人看见，趁刚才的拥抱，允枝颤抖着双手将一卷烫金的帛书悄悄塞到了沐宸衣袖之中。

允枝泪眼模糊，颤声道：“姐姐不去看看娘亲了吗？”

“不必。”

鸾鸟闻言，在沐宸身前俯下。

沐宸跨坐上去，下一刻，鸾鸟已然起飞。

她紧紧抱住鸾鸟的脖子，不敢回头，眼泪再也忍不住直掉下来。近三年没有落下的眼泪，顷刻间湿了鸾鸟脖子上的羽毛。

鸾鸟越飞越高，发出阵阵悲鸣，似是在为这个新主人的伤心而悲歌。

青鸟终于带着沐宸飞至碧落山。

这座山在整个山脉中最为高峭陡险，一年四季的气温都低至极处，传说是黄泉河中埋葬着的死魂阴气，都汇聚在山下。

沐宸下了青鸟的背，便将方才沐允枝给她的帛书拿出来。原来之前在后院的时候，沐宸吩咐允枝避过所有人的视线，偷偷去书房找到了沐柏恩十多年来在江左布下的关系网。

晋室王朝以门阀士族为贵，自数十年前衣冠南渡，南迁的士族与江南当地的名族便争斗不休，而沐家，一直依附于吴郡张氏。

而眼下，没有了这卷帛书，沐家自此在朝堂的势力起码削弱一半。

沐宸对着眼前的层层山峦，长呼一口气，而后，将手中的帛书从万丈悬崖扔下。

她看着苍茫的天际，那宛如尽在眼前的云海，字字清晰道：“沐宸今日起誓，十年内，必携帝王之术而回。到那时，这千载人间、万里山河，我爱则扶，不爱则覆！”

这一日，是戊辰龙年，即晋太和三年，秦建元四年，燕建熙九年。

距秦国苻坚登基，已经过去十一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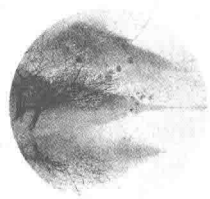
距燕国被秦国所灭，还有两年。

距晋室司马曜即位，还有四年。

这一日，帝都勤政殿的史官只是在晴光下打了个哈欠，提笔写下：今日，无事。

壹 长安卷

陌上初熏，忽遇倾城色。谁的莲灯，可渡我今生？



一·秦国长安

七年的光阴，可以发生很多事情。在沐宸眼中，只见王朝凋敝、百姓离苦。

晋室王朝的衰落是几十年前就已开始的，天子昏庸无道，朝政每况愈下，五胡之间也是纷争不断，连年兵戎相对。

这七年间最大的一件事情，是燕被秦所灭，前燕旧属，尽数由邺城迁入长安城。自此山高水远、不见故乡。

而今，是乙亥猪年，晋宁康三年、秦建元十一年。

早有传言说，这一年，桃李无言、清莲绽放之际，碧落山上会有人下来，携帝王之术，定天下大势。

又有人反驳，碧落山已经成了死地，上去的人，没有活着下来的。

话虽如此，当权之人，却还是在暗中寻找这个人。

十六岁的沐宸，再次回到建康，人事已非。沐家不复往日繁华，门庭冷落，屋宇也显出破败的迹象。

沐宸走至门前，扬起手，叩响了大门。

许久，伴着一阵木门开启的声音，门后一个老者探出身来，道：“小娘子，你找谁？”

沐宸认得他，是那个温和善良的老管家，隐约记得姓宋。他的鬓发已经斑白，眼神也显出浑浊，但沐宸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。

“管家，”她启口问道，“夫人在吗？尹夫人。”

老管家一怔，诧异地盯着沐宸看，道：“尹夫人在三年前就过世了。”

沐宸只觉得一阵眩晕，几乎站不住脚，娘亲和妹妹是她在这世间仅有的牵挂，她这么急切地赶回来，得到的竟然是这样的消息。

“过世了……”沐宸扶着门框，双眼干涩而空洞，她低低问道，“那允枝呢？她……还好吗？”

这回，老管家没有回答沐宸的话，而是激动地往前走了几步，仔仔细细地看着她，“您是……宸小娘子？”他话一出口，越发证实了自己的想法，浑浊的双目中都带上了水汽，“您可回来了！来，快跟老奴进屋。”

老管家让开门口，待沐宸进屋，小跑着在前面带路。他想冲着屋子里高喊，却被沐宸制止住了，道：“我回来的事情，切勿声张。”

管家点点头道：“诺。上月就在传了，说您会回来，好多人都不信……但前些日子开始，陛下突然数次宣主人进宫，谢大人也往这边走得勤……”

沐宸再次踏入正言堂，有仆人端茶递水，十分殷勤，她从未在沐家受过这般礼遇。

沐柏恩和窦氏一前一后进来，看到端正正坐在那里的沐宸，都有些局促不安。她穿着一身绿衣，长发绾了一半，微微歪着头看向他们，那眼神，酷似七年前离去的那天。

沐柏恩颤巍巍叫道：“宸儿……”

沐宸冷冷问道：“我娘是怎么死的？”

“是病……病逝。”